

安知晓
作品集
005

谁主天下

SHUIZHU
TIANXIA
下

安知晓 作品

浮华一生，笑沉醉，散了一世情缘。
冷枪暗箭机关藏，乱世儿女帝王梦。
试问，谁会君临天下？究竟，谁能主宰苍穹？
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？笑乱世，谁主沉浮？

六年期盼 实体首发
完美巨制 独家珍藏
小说阅读网巨神级
作家安知晓
经典言情小说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014034589

~~014034588~~

I247.57
3297
V2

谁主天下

安知晓
作品

SHUIZHU
TIANXIA
下



北航

C1714898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I247.57
3297
V2

S H U I Z H U T I A X I A

第二卷
风啸九天



的。据探子回报，林潼已经攻下安城，断了‘西北粮仓’的一只翅膀。因为清澜城位于东北、西北两条商道的交汇处，几百年来一直是北上必争之地。如今安城被夺，萧隐离独占东北商道，自然会放弃清澜城。以地理位置而言，他与其费尽心思夺得清澜城，还不如在东昌、北越之间下工夫。”

玉邪挑眉赞道：“聪明！竟然在出兵清澜城的同时派兵攻打安城。只是我们以前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收到？”

流云抱胸，姿态懒散，语气懊恼地说：“他出兵清澜城之后才对林潼下令，那时我们的线报都在关注白羽七将会聚的盛况，谁会注意到林潼的动静！”

“逸王真是用兵的天才！”尹伯毫不掩饰对他的赞赏，“把白羽七将全部调到清澜城扰乱视听，再派林潼秘密攻打安城。谁会想到他有这一手？东昌根本就没有能力和轩辕决一死战，除了吃闷亏还能如何？如今轩辕放弃清澜城，兵马回援安城、云城、北越等地，东北已成铁三角之势，北越迟早要被轩辕吞下。”

玉邪沉吟片刻，把手边的地图摊开，众人全部聚了过去。食指用力地指着安城一带，玉邪分析道：“安城是东北商道的核心，易守难攻，一直都是东昌的天险。有能力吞下这块肥肉的只有轩辕和玉凤，只可惜我们要安城无益，倒是便宜了轩辕。”

薛冬阳傲然一笑，手指定在清澜城的位置，“哼！他们有东北，我们有西北，各占一方，将来如何尚未可知。这场暴风雪来得正是时候，不然萧隐离也不会这么快退兵。看来就连老天都帮着咱们。据我所知，轩辕的经济复苏也就是这两年间的事，轩辕的根基可没有玉凤厚实。连年征战，轩辕时常后备供给不足，此次起兵又很仓促，我猜轩辕退兵的原因大概和这个有关。”

烈火可不管这些。每次上战场都对上白凤那个强悍的女人，打击得他信心全无。听到萧隐离退兵的消息，他别提有多高兴了，真想拍手叫好。

终于不用见到那个可怕的女人了。何风调皮地一眨眼，“王爷，既然逸王退兵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好好计划一下怎么和南乐亲近亲近了？”

流云、烈火、旭日闻言相视一笑，个个笑得和狐狸一样。其中的深意，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
薛冬阳一拍手掌，风流一笑，“是该和拓跋乐套套近乎了。这男人想要皇位想疯了，只要稍微放点鱼饵就会上钩。一座清澜城就想换他的皇位，哼，真是便宜他了！”

流云也呵呵一笑，语带嘲讽地说：“他在城中当了这么久的缩头乌龟，终于

要伸头了。”

“久闻这位王子殿下凶残成性，不知道长得是不是也很野兽？”旭日嘿嘿一笑，表情颇为有趣。军帐中所有的人闻言皆会心一笑。

玉邪看着众将领翘首以盼的情形，唇角升起一抹笑意，“好了，既然逸王退兵了，我们就列队好好欢迎这位王子殿下！”

“得令！”青云五将抱拳领命，下去准备。

薛冬阳留在帐里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“这场雪下得真好！玉老大，改天再去铁壁崖赏景？”

玉邪闻言想起那天在铁壁崖上的狼狈和心悸，警告地瞥了薛冬阳一眼，脸色难看至极，“不想死就闭上嘴！”

薛冬阳和玉邪自幼打闹惯了，在他面前不拘形迹，潇洒地跷起二郎腿晃啊晃，“话说这次轩辕出兵出得莫名其妙，退兵也退得莫名其妙。他们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真的只是为了拿下东北商道？代价也太大了，你觉得呢？”

玉邪点点头，他早就看出来了，随即重重一哼，说道：“南舒文命萧隐离出兵一定另有目的，绝不可能这么简单。轩辕既然退兵，说明已经达到了目的。看轩辕的下一步棋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初衷，这一点我们不用着急。眼前最重要的是拿下清澜城。拓跋乐这个人可不好糊弄，我们要慎重行事，不然得不偿失。”

薛冬阳点头称是，“这是自然。最差的一步棋就是暗杀他。南乐这些年还算有点底子，不过会不会为了拓跋乐大动干戈就不得而知了。他有本事从清澜城出来，还得有本事回去才行！”

玉邪和薛冬阳相视一笑，意味深长。

进入隆冬，清澜城遇上了罕见的暴风雪，夜里看不见月亮，漆黑的天地间只有狂风在咆哮、鹅毛大雪在飞舞。

关闭多日的清澜城终于打开了城门，放下沉重的吊桥。片刻，一队铁甲军踏着整齐的步伐跑出来，迅速分成两队，每个人都手持长矛，表情严肃。

夜色中，一辆装饰华丽的车辇从清澜城中缓缓驶出。车辇顶端有一颗明亮的宝珠，在夜色中散发着淡黄的光泽。朱红而厚实的帘子挡住了漫天的风雪。四边的大红流苏优雅地垂下，随着风雪翻飞，颇有一种奢靡的味道。

车辇后是一队骑兵。为首的男子二十上下，穿着一身黑色的劲装，生得张狂俊美，在夜色中像是嗜血的魔鬼。

他领着一队大约百人的骑兵，护送着这辆奢靡的车辇。

车辇中隐约传来几声淫靡的呻吟和调笑，偶尔有男子霸道又猥琐的声音响起，不用看也知道，车辇内一定是春光无限。

旁边的铁卫队好似什么都没听到，面不改色地护送着车辇缓缓地向燕旗而去。

队伍在暴风雪中艰难地跋涉。暴风雪扑面而来，疯狂地灌进士兵的领口，冷得他们直打哆嗦。

车辇内温暖如春，香气撩人。宽大的空间里烧着两个暖炉，炭火正旺。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俊美男子正在和两个美人风流快活。他美得过分，有点阴柔之感，狭长的凤眸偶尔闪过一丝狠戾，整个人和阳光显得格格不入，好似天生就适合生存在黑暗中一样。

拓跋乐，南乐王室的二王子。传言中，这位年方二十的王子殿下野心勃勃、心狠手辣，是南乐王室难得的强势之人，只因其生母出身低下而不被南乐王待见。这位王子除了心狠手辣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其好色。据说除了上朝这种严肃的场合之外，他出门之时身边必定要有美人相伴。

他在南乐拥有不少的实权，作风狠厉，猖狂无比，只是因为血统不够高贵而被压在拓跋楠之下，心中自然很不服气。

此次清澜城危机，就是他的一大转机。

拓跋乐一边和美人寻欢作乐，一边勾起阴寒的笑容，然而笑意并未到达眼底。

从清澜城到燕旗大营的路上，一路春情，放荡不羁。大队人马之后，闪出两道矫健的黑色身影，清越的音色被狂风吹得支离破碎，“哥哥，他是不是太过嚣张了点？”

南璇一身黑色劲装，黑巾蒙面，露出一双灿若星辰的眸子，“不愧是拓跋乐，够狠，够色！”

浩浩荡荡的车辇在风雪中经过艰难的跋涉，终于到达了燕旗大营。

远远就有探子汇报拓跋乐的行踪。为示诚意和尊重，玉邪早就率领三军兵马在营门前列队就绪。为首的玉邪玄衣黑氅，墨发飞扬，站在营门口顶天立地、稳如泰山。即使只是安静地站着，浑身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天生尊贵和王者气度，令见者无一不为之心折。

薛冬阳略退一步，站在玉邪身后，青衣大氅，姿容魅惑，寂静的风雪中，依然毫不掩饰他漫不经心的慵懒和风尘味。

青云五将依序站在玉邪身后，个个墨甲森森、威风凛凛，大将之风一览无遗。

车辇缓缓地进入他们的眼帘之际，流云呵呵冷笑两声，小声道：“真会享受！”

玉邪面不改色，神色冰冷得可以冻伤神州大地上所有的生物。薛冬阳笑容越发深刻，好似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。

玉邪缓缓地薛冬阳对视一眼，交换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眼神。

骏马长嘶，只听见车辇中响起两声娇媚的女子娇喘之音，显得分外暧昧迷离，铁卫队之首的铁血男子策马上前，沉声禀报：“二殿下，燕旗大营到！”车辇中的女子笑声顿停，接着厚实的车帘被一把掀开，露出一张阴柔至极的男子脸庞，披着一件紫色貂皮大衣，贵气万千。

“该死的鬼天气！”拓跋乐如魔鬼般低沉的声音瞬间响起，本就冰冷的天气更添了低沉压抑。

“王子殿下大驾光临，玉邪有失远迎，王子殿下一路安好？”玉邪眸中寒芒一闪，礼貌打招呼。

拓跋乐阴寒的唇角勾起一抹笑意，“多谢燕王关心，久闻燕王威名，今日得以一见，当真名不虚传，威风凛凛。”

说罢，眼光扫过他身边的薛冬阳和青云五骑——个个都非池中之物，玉凤能有今日的声威，燕王功不可没。

“王子殿下过奖了，本王代表燕旗上下千万将士，欢迎王子殿下大驾！”玉邪淡笑，眼光瞥见两名妖媚的女子也随着下了车，眼角不着痕迹地掠过一抹讽刺。

随着两位女子的出现，狂风呼啸；流溢出一股奇异而浓郁的香气。

“哈哈！燕王客气了！本王子这厢有礼了！”拓跋乐哈哈大笑，左拥右抱，惹得姬妾娇笑连连。其风流程度，融汇了王族的贵气和市井的流气，连薛冬阳也要甘拜下风。

薛冬阳一拍手，低沉而有力的掌声缓缓响起，唇角跃上魅惑风流的笑，“传言二王子殿下风流潇洒，果真非同一般。营帐外风大雪飘，我等已在帐内备好酒菜，仓促之间，粗茶淡饭，王子殿下别嫌弃才好！”

“薛冬阳说笑了，本王可不是来喝酒聊天的！”拓跋乐眸光一闪，阴柔之色益发浓郁，竟有种阴森之感。

玉邪抱拳，“王子殿下，请！”

拓跋乐回礼，“燕王，请！”

一行人浩浩荡荡移步早就备好酒菜的营帐。

一路香气不断，好生暧昧迷离。

青云五将并未进帐，而是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分四个方位分散守着。王者和王者的谈判，人越少越好办事，以玉邪之才也不怕那拓跋乐耍什么花样。

“一个色鬼！”烈火呸了一声，重重一哼。军营之中的铁血男子，自是看不惯拓跋乐那张扬狂放的作风。

薛冬阳风流却不下流，而拓跋乐称得上流中的极品。

玉邪、薛冬阳领着拓跋乐进帐，还有他身边的铁血男子，自然也包括那两名美艳的姬妾。

大家分宾主坐下，又客气寒暄一番，玉邪、薛冬阳眼光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拓跋乐身后那名穿黑甲、戴铁护腕的男子，是个人物。拓跋乐此人疑心极重，看来很信任身后的男子。

那两名姬妾娇笑着在一旁伺候，营帐中暖流阵阵，媚香阵阵，分外火热。

玉邪、薛冬阳不动声色地饮着酒，偶尔插几句话寒暄寒暄，气氛也不算太差。

这王子殿下的生活过得真是有滋有味，左拥右抱，坐享齐人之福，其狂妄程度非一般人可比。

他身后的男子目不斜视，面无表情，抱着宝剑，阴狠的外表在一片喧闹中更像铁血修罗。这一对主仆，都像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魔鬼，天生就适合生存在黑暗中，一铁血，一阴柔，外表相差了十万八千里，倒很神似。

区区铁卫队统领能有此气派倒是很少见。

帐篷之外，狂风呼啸，帐篷之内，暧昧四射。玉邪难得好脾气，就算是受不了女子身上那股浓郁的香气，就算是看不惯拓跋乐寻欢作乐的模样，冷峻的脸上也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悦。

薛冬阳更是个中高手，此三人都是演戏高手。安静的气氛中缓缓涌动滚滚暗潮，暴风雨前的海面都是极其宁静的。现在越是欢声笑语、一片和平，一会儿越是刀光剑影、相互盘算。

两道矫健的人影急速在营帐中穿行，利用极高的轻功和黑夜的掩护，躲躲闪闪，很快蹿到主营帐前。黑色夜行衣，黑色蒙面巾，小小的身子藏在黑夜中，冷冷地偷窥不远处跳动的灯火。

女子的娇笑声透过厚厚的帐帘传了出来，分外魅惑。黑衣人乌黑清亮的眼睛里滑过一丝讥讽。

死到临头还寻欢作乐，不知死活！

等等，这香气？

风向是顺向的，那股浓郁的香气已经被吹散在空气中，淡淡的脂粉香中夹着

一股奇香，好生诡异。这是……倾情秀眉紧蹙。

“唉，这鬼天气，真冷！”喃喃一声低咒从旁边传来，接着是两声略有点混乱的脚步，踩着薄冰，清脆的声响像是催命符一般，森冷地传过来。

倾情一收心神，和南璇迅速飞跃至两旁。南璇身子紧贴营帐，飞快地伸出手来，下巴微抬。倾情瞬间明白，右脚一踏，踩着南璇的手，借力跃上帐顶，整个身子紧贴着顶端，不免庆幸这个帐篷是兵器库，这种细微的动静并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“天冷得刺骨，暴风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。走，到那边坐下喝点酒，暖暖身子。”三名士兵拎着几瓶酒，搭着肩膀很快地走了过来。倾情掐准时间，在南璇出手拉过一名士兵的同时，飞速纵身跃下，腰间的绳索如蛇般掠出，卷住一名士兵，一只手掐向他的脖子，另一只手迅速地掐着另外一名士兵的脖颈。在他们呼叫之前，倾情眼里寒光一闪，只听两声低微的碎裂之声响起，同时解决掉两名士兵，整个过程不到两秒钟。

南璇很快也解决了那名士兵。

倾情和南璇对视一眼，迅速从怀中把雪玉软剑抽出来当成匕首使，很快割开帐篷，把三具尸体塞了进去。这里是兵器库，有一堆兵器挡着，根本就看不清有人。这块地方又隐蔽，不到天亮，估计不会有人发现。他们只需要一个晚上，伺机而动就行。

处理好一切，南璇和倾情猫着腰，借着风雪，身如灵狐，掩入夜色中。刚刚闪过脑门的疑问被这场惊变丢到了脑后。

营帐的四个方位都有人守着，倾情和南璇不敢靠得太近。青云五将并非等闲之辈，靠得太近只会打草惊蛇。他们借着风雪和夜色藏身，紧盯着营帐门口，静观其变。

“王子殿下，男人间谈论的事情腥风血雨，有美人在场，吓着就不好了。本公子有怜香惜玉之心，两位美女一路跋涉，想必也累坏了，不如到其他营帐稍作休息。等我们谈完了，王子殿下再享受美人恩。”薛冬阳笑道，大氅早已退去，仅穿着一袭月白儒衫，看起来风流潇洒，人畜无害。

他的意思很明显——今日所谈之事乃是机密，不适合闲人旁听。他身后的铁血男子也就算了，若是他心腹，必定是他信得过的人。可女人？哼，软趴趴的，大多祸事都出自女人之口，他信不过。

拓跋乐阴阴一笑，狭长的凤眸冷扫过两位娇媚的美人，在一边各亲了一口，魅惑的声音如地狱中勾魂的魔鬼，字吐得意外轻柔，“云儿，秀儿，你们会背叛

本王吗？”

王子殿下修长的手指在云儿脸上缓缓滑过，笑得危险又勾魂，一双美眸却毫无温度，丝毫不属于人类该有的眼神。

两美人媚笑，秀儿妖魅地向薛冬阳抛去一记媚眼，娇嗔道：“薛冬阳疑心好重，奴家跟着殿下已有三年多，伺候殿下那是小心翼翼得很，不该听到的话，耳朵会闭上的！”

薛冬阳也回她一记堪称妖娇的媚眼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所谓隔墙有耳，隔墙有耳，这耳朵还在墙中，怎能让人放心得下？”

薛冬阳不依不饶，玉邪放纵由之，不动声色地倒酒，轻啜一口，眼神瞟过拓跋乐又回到酒杯上。

云儿泫然欲泣，拉着拓跋乐紫色的衣摆撒娇，“二殿下……”

拓跋乐阴柔的脸危险至极，在云儿唇上啄了一口，以示安抚，狭长的凤眸并未显出不悦，看向玉邪和薛冬阳，别有深意地说道：“燕王请放心，她们没耳朵！”

低沉危险的声音传递过来一个讯息：这两个美人注定活不过今晚。玉邪和薛冬阳岂会听不懂？对视一眼，玉邪面容沉静，冷峻如冰，缓缓说道：“既然是二殿下信得过之人，本王也不好强人所难。有美人相伴，谈起事情的确别有一番风情，殿下随意！”

“燕王真懂得人情世故！”一贯阴寒的声音听不出什么讽刺，只觉得越发阴冷，隆冬的天气真冷。

薛冬阳举起酒杯，对着拓跋乐身后的铁血男子遥遥一敬，他天生就是社交高手，“天寒地冻，壮士若不嫌弃燕旗粗酒，请坐下同饮，暖暖身子可好？”

拓跋乐阴柔一笑，“影子，既然是薛冬阳的好意，你且坐下无妨！”

“是！”影子护卫薄唇仅吐一字，毫不忸怩地坐下，倒了一杯酒，亦遥遥回敬，举手投足气派十足，“谢过薛冬阳！”

“好说！”薛冬阳一笑，仰首一饮而尽。

玉邪饮了一口，墨玉般的眸子乌黑沉冷，无波无浪。他沉声道：“王子殿下想要王位，我燕旗一定帮忙到底，绝无二话。同样，王子殿下必须拿一座清澜城来换。这笔交易，不知道王子殿下可否满意？”

玉邪此刻不似刚刚那般拐弯抹角。他可不是薛冬阳，几句刺探的话可以绕一大圈子。玉邪看准目标就出手，绝无废话，一句话，就把今天他们见面的主题搬上谈判桌。

王者对王者，自古都是硬碰硬！

拓跋乐漂亮的唇边缓缓溢出深沉的笑容，饮尽杯中美酒，沉声道：“燕旗若能帮本王登位，区区一座清澜城不在话下，这生意本王绝无异议。”

“既然王子殿下无异议，那请说出你的要求。”这么爽快地答应，必定有附加条件。薛冬阳是在谈判桌上混过多年的人，自然不难瞧出他的目的。

拓跋乐哈哈一笑，“薛冬阳爽快！本王要求很简单，要一身无垢地登位。”这叫简单？

薛冬阳和玉邪对视一眼，都看见彼此眼中的讽刺。南乐六位皇子，有四位是有能力进行王位角逐的——太子拓跋楠生性软弱，绝非帝王之才。可他却仁治天下，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。三王子乃将帅之才。当年萧隐离带兵连挑燕云十三关，南乐主帅就是三王子，后因军粮跟不上，兵力、军心、将帅皆逊于萧隐离，才大败回国，自此被南乐王冷落，但其多年经营，仍有一定的实力。而四王子八面玲珑，在朝中拉帮结派，也不可小觑。这个出身不够高贵的二王子自小就不被南乐王待见，但其在朝中的势力不输于四王子。四人中，也只有他暗中培养了不少势力，虽然搬不上台面，却很是厉害。

他想要一身洁白地上位，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

玉邪轻啜一口，冷哼一声，“王子殿下莫非白天发梦？这皇位角逐，自古便是白骨森森，想要一身洁白地上位，岂不是痴人说梦？”

拓跋乐也不生气，冷冷勾唇，“清澜城是‘西北粮仓’，你们不费一兵一卒进关，本王自然也要不费一滴血上位！”

玉邪、薛冬阳闻言恍然大悟，这算盘打得真响亮，原来是想借刀杀人！

残暴之人必有高绝之智，心思深沉难测。以纣王为例，他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暴君，却拥有超群的智慧，只是没用对地方罢了。

这拓跋乐果真不简单。他登位若是沾了点骂名，就会根基不稳。如果玉邪趁火打劫，整个南乐会很快沦陷。说到底，他就是不相信玉邪。这是应该的，因为玉邪也不相信他。

即使是两位互不信任的王者，依然能在谈判桌上谈得风生水起。

“王子想要借刀杀人并无不可，只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”玉邪冷冷问道。

拓跋乐阴阴一笑，哼道：“清澜城连绵十几里，是东北、西北商道的交汇处。本王子让你们名正言顺地进关，清澜城五分之三的领土无偿划给玉凤，如何？”

玉邪冷冷一笑，“五分之三？王子殿下莫不是想要保留后关卡边界的赤水河？”

“正是！”被说中计划的拓跋乐爽快应声，神情坚定，毫不妥协。

清澜城是南乐花费巨资打造的，易守难攻，分前关和后关。在后关卡边界处有条赤水河，把清澜城划成两部分。赤水河水势迅猛，环绕着南乐连绵八座城池，难怪拓跋乐不肯相让。

此人当真是无耻到家，以为燕旗非他不可？

玉邪脸色震怒，眼中酝酿着无声的风暴，重重一哼，霸气地说道：“王子殿下这个要求，恕本王不能答应。交易讲得就是等价交换，以整座清澜城换取你的王位，此乃等价，王子殿下现在只给出五分之三，算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他顿了顿，语气更加辛辣无比，“本王奉劝王子殿下下一句话——做人不能贪得无厌！你想要王位就拿清澜城来换，别提再多的要求。你当真以为没有你，燕旗就拿不下清澜城？”

玉邪言辞讽刺，态度甚是强硬。拓跋乐也不简单，阴柔的脸色陡然一变，跃上阴狠毒辣之色，揭开伪装。也没有必要再装下去，此刻要谈的，已是赤裸裸的交易。

“燕王殿下说得极是。就算没有我，你们也可以攻下清澜城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觊觎清澜城的可不仅仅有玉凤，我拓跋乐也不一定非要选你当盟友。轩辕已经打下安城，若能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大半清澜城，南舒文恐怕会很乐意。沿用当年魅帝助萧祈篡位的旧制，一个道理，到时候两条商道连成一线，玉凤这强国之首就要让位了吧？”

玉邪脸色难看至极，真是小看了拓跋乐此人。他乌黑深沉的眼中露出讽刺来，逼出冷峻的笑，“王子殿下是想玉石俱焚么？宁州十六城、燕云十三关都已落入轩辕之手，若是再加上一个清澜城，不出一年，你南乐就会冠上轩辕的姓氏。这就是王子殿下想要的结果？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在萧隐离退兵之前秘密与之接头呢？”

拓跋乐冷冷一笑，姿态放浪，神情阴狠，吐字无比清晰强硬，“燕王殿下恐怕有件事没说吧？”

玉邪浓眉一蹙。拓跋乐继续道：“你也想要皇位。据本王子的探子得到的情报分析，燕王殿下急于拿下清澜城，无非也想多加筹码。光靠一个南郡，还不足以确保你的地位。本王子想，相比于逸王萧隐离，你对清澜城的执着会大些。不知道本王子说得对不对？”

玉邪脸色一沉，薛冬阳已经开口：“王子殿下若是诚心谈判，一切好说。大家都有软肋，相互攻击有什么意思？我家王爷有私心，你何尝没有？清澜城要我们就全要，不然我们就攻打。”

他接着冷冷一笑，意有所指道：“天寒地冻，王子殿下出门一趟也不容易，不想空手而回吧？”

拓跋乐大怒，浑身发出极其阴暗的气息，吓得那两名美人都打了个冷战，“你威胁本王子？”

谈判宣告失败。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，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。

先礼后兵，是兵家谈判惯用的伎俩，若是不同意，没问题，拳头来决定。

拓跋乐敢闯燕旗就要有准备，他可能回不去。

既然敢来，已经先输了一个筹码。虽然不到任人宰割的地步，但若是玉邪这方硬起来，他必定得让步。

这微妙的关系，他不会不懂。

薛冬阳潇洒一笑，很是无辜，“王子殿下息怒，我家王爷是真心想和王子殿下合作。合作愉快比撕破脸皮要强得多呀！”

天黑雪大、风怒路滑的，路上出点啥事，谁也说不准啊？薛冬阳阴阴地想着。

空气有点沉寂。营帐外，只听得狂风怒吼、咆哮，大旗猎猎作响，听得人心口越发寒冷。

刚刚的娇笑声没了，两女子受惊于拓跋乐的一身郁气，只言不语地坐在一旁。只有她们身上发出的那股奇异的浓香缭绕在整个营帐中，添了一丝绵软。

玉邪不动声色地饮酒，表情高深莫测。而薛冬阳不羁地把玩着手上的玉戒，好似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

拓跋乐怒极，双手紧握成拳，心中暗暗计较了一番。此刻，一直安静坐在一旁喝酒的影子护卫冷然出声：“想要整座清澜城可以。燕王只要签下一份和平条约，绝不侵犯南乐，一切好说！”

男子本身铁血冷酷，深刻的五官虽然俊美却狠戾，仿若地狱修罗。黑色的瞳眸深如海洋，极为深沉，隐约有一种尊贵和气派，气势绝不输于玉邪。

他一说话，本来温暖的营帐宛如扫过一阵雪花，冷得刺骨。

区区一个护卫能代替拓跋乐做决定？

玉邪和薛冬阳相互对视一眼，看到彼此眼中的疑惑。

真假拓跋

玉邪神情一肃，见拓跋乐竟然毫不反对，觉得事有蹊跷——这男子和拓跋乐的关系好到足以代他发言的地步了？

拓跋乐此人看起来疑心很重，刚愎自用。他身边的铁血男子一看便知非池中之物。按理说，一个自视甚高、手段冷狠之人是容不下身边有风采几欲赛过自己之人的。

白羽、青云骑下人才济济，个个身手不凡，只因为他们的主帅是萧隐离和玉邪，这世上可没有多少个这样的人。

当下，玉邪、薛冬阳的眼光紧紧打在那男子身上。这男人一语就挑出他们谈判中的根本问题，玉邪脸色不禁一沉，一身玄衣锦袍衬得他更像黑暗王者，冷声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，能代表王子殿下做出决定？”

拓跋乐阴狠地勾唇，冷扫薛冬阳一眼，“薛冬阳能代表燕王，影子自然也可代表本王子。他提的意见就是本王子的意见！”

空气静了片刻，玉邪和薛冬阳的脸色都不够好。拓跋乐见状，又有了撩拨美女的好心情。修长的手指在两美人滑嫩的脸上不断流连，似是我很喜欢这种细腻的触感，抚过秀儿晶润的红唇之时，狠狠地亲了一口，惹得秀儿不依娇嗔，公然在营帐中调情，异香四溢，飘荡一室。

影子刀刻的五官闪着残酷的冷绝，那双深沉如海的眼睛中精光掠过，霎时风

华四射，霸气凌人。即使他有意压抑，也压不住那股天生的王者之风，比之拓跋乐，其气派尊贵竟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可以媲美玉邪。

刀光剑影的谈判桌因为铁血男子的介入而火光四射。刚刚还是玉邪占了上风，眨眼间局势逆转，拓跋乐反败为胜。

本就是两个互不信任的男人在一起谈判，大家心底有什么目的，各自也能猜得两分，玉邪这方的沉吟更说明了他们本就打算吞下整个南乐。

拓跋乐笑得好不猖狂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。玉邪和薛冬阳脸色差到极点，冷扫那男子一眼，玉邪沉声道：“好，本王答应你们！”

拓跋乐一拍手，扬声大笑，“燕王果真是爽快人，爽快！”
营帐外，倾情眼中闪过一道异光，瞬间脸色大变，如同雪色。

那阵异香……是媚蝶。她记起来了，步逍遥曾经和她讲解过天下奇毒，其中有一种就是媚蝶。

倾情脸色大变，急喘口气，疾步向军营之后掠去。南璇脸色大变，又不能呼喊，只得跟着她离开。两人轻功当属天下无双，踏雪无声，很快就掠出军营，飞快地向铁壁崖疾飞。

“十三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南璇急喝。倾情根本就不理会他，用尽全力掠上铁壁崖。她的轻功比南璇好，南璇呼喊不停，只得跟着她上去。

到了他们准备好的岩洞，倾情飞快地扯下黑巾，把盘上的头发松下，简单地用布巾绑起来。此刻南璇已经掠上来，急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要去燕旗大营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”倾情飞快地扯开夜行衣，换上在军营时候的男装。她的手有些颤抖，玉邪哥哥千万不要有事，等我……

她以为她可以放下，却不知，一想到他有出事的可能，她就如万箭穿心般难受，急得不能自己。

倾情小脸刷白，手抖得差点系不好腰间的带子。南璇见她脸色有异，厉喝：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去燕旗做什么？”

他很了解倾情的性子，事不关己，她不会这么紧张。看她的手抖得和秋风中的落叶一般，南璇顿感不祥。

“拓跋乐放了毒，是媚蝶，等会儿一定会有大批军队包围燕旗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玉邪有事，我做不到！”倾情把匕首扣入腰间，又把流云袖戴好。

媚蝶，天下奇毒之一，很难配制。在深山老林里有一种异色蝴蝶，带着剧毒，可以从中提取出毒素，和媚香糅合而成一种奇异的浓香。这种香气本身无毒，一旦沾酒就是剧毒。中毒者若没有解药，一个时辰之内必死无疑。